

二十世纪文库

人，艺术和

文学中的精神

[瑞士] C·G·荣格 著
孔长安 丁刚 译



华夏出版社

人，艺术和
文学中的精神

JI WENKU.

〔瑞士〕C.G.荣格 著

孔长安 丁刚 译

责任编辑：刘慧敏
封面总体设计：郭力 钮初 呼波
李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徐天离

THE SPIRIT IN MAN ART AND LITERATURE

by

C. G. Jung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England, 1984

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

〔瑞士〕C. G. 荣格 著

孔长安 丁 刚 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123千字 插页2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0册

ISBN 7-80053-224-0/J·029

定价：3.15元

译者序

本书是赫伯特·里德(Sir Herbert Read)、迈克尔·福尔丹(Michael Fordham)和杰尔哈特·阿德勒(Gerhard Adler)主编的19卷英文版《荣格文集》中的第15卷。这套文集在目前各种版本的荣格著作中最为完整,分别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英国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从《荣格文集》的整体编排来看,本书是荣格的艺术心理学理论的专题著作,主要包括作者一生所写的为数有限的几篇这方面的文稿。除此之外,本书还包括作者在同一时期所写的评价现代医学创始人帕拉赛尔修斯、弗洛伊德和西方著名汉学家韦尔赫姆的几篇文稿。这些文稿虽并未直接涉及艺术心理学,但却有助于我们较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荣格的思想基础,从而加深对其艺术心理学理论的理解。

荣格撰写这些文稿的目的是为了运用自己创立的分析心理学理论来解释艺术创作心理,是为了显示在他的研究中发挥着一定作用的思想同样适用于文学艺术创作(参见《尤利西斯》·一部独自之作》的题注)。荣格的理论基础就是他的集体无意识学说的核心——原型理论,这一理论亦是支撑本书其它文稿的理论基石,它直接启发了现代文学艺术研究中最重要流派之一“原型批评”(又称“神话批评”)。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荣格的原型理论已被介绍到了我国,并且对美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研究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为了使我国读者直接通过原著了解这一理论,我们翻译了这本文集。当然,要想完整地把握这一理论,仅仅通

过这几篇文章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荣格主要理论著作中文译本的出版。

荣格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精通英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医生、精神病专家、心理分析专家、教授、学者、作家、社会批评家、家庭成员、社会公民——所有这一切荣格都当之无愧”^①，要翻译这样一位理论大师的著作，以我们的浅薄学识是很难胜任的，好在有多位师长和专家们的帮助，特别是刘亚伟同志在来京出差期间认真校阅了部分章节，西德友人克洛瑟先生帮助解决了拉丁语和德语的疑难，我们才得以完成这本译著，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一位外国学者曾经说过，阅读荣格的书，读者会一次又一次惊奇地发现那些他早已知道却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真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也体会到了这一点。翻译有时是艰难的，但艰难之后往往就是新的领悟，它常常令我们激动不已。这是一种独特的体验。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本薄薄的译著也能给读者带来同样的感受。

孔长安 丁刚

1987年10月于北京帅府园

^① 《荣格心理学入门》，三联版，第26页。

目 录

I

- 译者序..... (1)
帕拉赛尔修斯..... (3)
作为医生的帕拉赛尔修斯..... (13)

II

- 历史背景中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35)
纪念弗洛伊德..... (43)

III

- 纪念理查德·韦尔赫姆..... (53)

IV

- 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之关系..... (65)
心理学与文学..... (83)

V

- 《尤利西斯》：一部独白之作 (107)
毕加索 (136)
* *
索 引 (143)

I

帕拉赛尔修斯

——作为医生的帕拉赛尔修斯



帕拉赛尔修斯^①

那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特尔菲拉图斯·帕拉赛尔修斯(Theophrastus Paracelsus)原名菲利普斯·奥里尔鲁斯·博巴斯特·冯·赫亨海姆(Philippus Aureolus Bombast von Hohenheim)，于1493年11月10日降生在这所房子里。如果尊重有关他那个时代习俗的记载，我们首先观察一下他降生时太阳的地位，这位具有中世纪思想和探索精神的人物绝不会感到见外。其时，太阳与天蝎座相同。按古代传统的说法，这个星座对执掌毒药和健康的牧师们恩宠倍加。天蝎座的统辖者是高傲好战的战神，他赋强者以战斗的勇气，赠弱者以争吵和易怒的性情。帕拉赛尔修斯的一生显然没有背离他诞生时星象的旨意。

现在让我们从天上回到他降生的尘世，我们看到他父母的住所位于一个深幽的峡谷之中，房屋之上树木遮天，周围峻峭高耸的山峰紧紧地封住了沼泽般的山坡和环绕着忧郁的埃因西德恩的斜地。阿尔卑斯的山峰在眼前拔地而起，近在咫尺。大地的威力明显地阻碍了人的意志的发展；它气势逼人，把他紧紧地裹在怀中，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在这块自然强大于人的土地上，谁也休想摆脱她的影响；水之寒、石之裸、木之盘根错节、峭壁之突起陡悬——所有这一切都会给出生在那里的任何人的灵魂中注入一些永远不能摆脱的东西，使他具有典型的瑞士人的顽强、

^① 帕拉赛尔修斯(1493—1541)，瑞士医生、炼金术士和自然哲学家。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以反对盖伦(Galen)和阿维西纳(Avicenna)等医学权威的教条而著名。他的贡献是把现代科学精神与新帕拉图主义泛神论结合在了一起。

本文是作者于1929年6月在帕拉赛尔修斯的出生地所作的讲演。——译注

固执、憨直和与生俱来的高傲。对此，当然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善其者称之为自我信赖，恶其者贬其为冥顽不化的愚蠢。一位法国人曾经这样写道：“瑞士人的特点不仅具有高尚的自由精神，同时又有使人敬而远之的冷漠。”

从性格上看，日父地母比帕拉赛尔修斯的生身父母更像他的缔造者。因为从他父亲的那个家族讲，帕拉赛尔修斯无论如何都不应是瑞士人，而是一个斯洼比亚人，他是威廉·博巴斯特的儿子。威廉·博巴斯特是约翰骑士会总管赫亨海姆·格奥尔格·博巴斯特的私生子。但是，他出生在阿尔卑斯山的魔力之中，在一块威力无边的土地的怀抱中长大，因此尽管他有斯洼比亚人的血缘，这块出生之地仍将他变成了她的一部分；帕拉赛尔修斯生来在天性上就是一个瑞士人，应验了地理决定人之气质这一尚不为人所知的法则。

他的母亲是埃因西德恩人，对她给他的影响人们一无所知。但是，他的父亲却不然。他四处漂零，初来这个国家时是位医生，在朝圣之路沿途的这块穷乡僻壤住了下来。他是个私生子，有什么权利享有他父亲的高贵的姓氏？人们推测，在这个私生子的灵魂中有着这样的悲剧的成分：一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冷酷、孤独的人，在与世隔绝的丛林幽谷中积蓄了对自己祖国的愤恨之情，然而同时又以一种从不言表的渴望，从那些来自他誓不重返的外部世界的朝圣者口中了解一些新闻轶事。贵族的生活和都市的享乐早已溶化在他的血液中，现在依然深深地埋在那里。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特别是对儿童，在心理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双亲不曾经历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父亲对年轻的帕拉赛尔修斯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而他则以全然相反的方式做出了反应。

一种伟大的爱——也是他唯一的爱——把他和他的父亲紧紧地联在了一起。这也是他的爱恋之情思念的唯一的人。一个像他这样忠于父亲的儿子将会减轻父亲的负罪感。父亲的听天由命到儿子身上就会变成勃勃的野心。父亲的愤怒和无法抗拒的自卑感

会促使儿子为父亲雪耻除恨。他将会挥舞利剑杀向一切权威，将会向一切主张“父权”的事物宣战，好像那就是他父亲的敌手一样。他父亲失去的或者被迫放弃的一切——成功、名望、一种在伟大的世界上自由自在地漫游的生活——他必须全部得到。同样，循着一种悲剧的法则，他也必须背离他的朋友们，因为他命中注定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他的父亲——精神上的通婚是需被处以极刑的。

大自然并没有因为他要雪耻复仇便很好地武装了他，这件事并不奇怪。她没有把他变成一个反叛的英雄人物，相反，只给了他五呎高的身材，一副病病歪歪的模样。他的上唇出奇地短小，甚至连牙齿也不能完全包住（这常常是神经紧张的人的特征）。19世纪，当他的遗骨在萨尔斯堡被发掘出土时，人们都为他那女性特征的骨盆而惊愕不已^①。甚至有人传说他是一个阉人。但是，尽我所知，这种说法得不到证实。无论如何，爱神从没用玫瑰编织他凡世的生活，而他也从不需要玫瑰的刺，因为他的性格本身就如芒如刺，咄咄逼人。

还不到佩剑的年龄，这个矮小的人便佩戴了一柄和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长剑。从此，他与这柄长剑几乎是形影不离。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将自己的灵丹妙药放在了剑柄的球形尾端之内。有了这身打扮，这位不乏喜剧色彩的人物就这样开始了他向大千世界进发的惊人而冒险的旅行。他漫游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尼德兰、丹麦、瑞典和俄罗斯。他简直是一个古怪的游方术士，差不多是塔亚那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Tyana)^②第二，传说他还游历了非洲和亚洲，并在那里发现了最了不起的秘密。

① 帕拉赛尔修斯于1541年9月24日死于萨尔斯堡。死后埋在当地的圣·塞巴斯蒂安公墓里，“与济贫院的穷人同葬”。根据亚柯比(Jacobi)编著的《帕拉赛尔修斯选集》，第1页。

② 公元一世纪希腊哲学家——译注。

由于向权威屈服是他的一大禁忌，所以他从来也没有作过什么系统的学习。他是个自我塑造的人，他为自己找了一句贴切的箴言：“能自善者勿为他人所治”这是一种地道的瑞士人的情操。在帕拉赛尔修斯漫无目的的旅途上发生的一切只能永远存在于推想的范围中，但是，那些事也可能是他在巴塞尔碰到的事情的不断的重复。1525年，他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医生了。这年，巴塞尔市政会召见了。市政会这一罕见的抉择显然是明智的，类似的事在历史上时有发生，比如对年轻的尼采的任命便是一例。对帕拉赛尔修斯的任命是在一种令人痛苦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当时欧洲被一场史无前例的流行性梅毒搅得人无宁日，这场瘟疫是在那不勒斯战争之后开始流行的。帕拉赛尔修斯当上了该市的医生。但他举止低俗，与当地大学及虔诚公众的口味格格不入，他用只有马伕和厨娘才使用的语言——德语——的演讲羞辱了前言，并因上街不着官服，只穿劳工苦力的紧身皮上衣而激怒了后者。在他的同事中，他是巴塞尔的千夫所指，他的医学论文亦被批得一无是处。他被人称为“疯牛”，“埃因西德恩的野驴”。他变本加厉地用学究式的漫骂将这些恶名全部抛了回去，这与施教于人可是大相径庭。

在巴塞尔，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使他的一生深受其苦：他失去了他的朋友和最得意的门生、人道主义者约翰尼斯·奥普里努斯(Johannes Oporinus)，这个人卑鄙地背叛了他，并且给他的敌人提供了最有力的弹药。后来，奥普里努斯对自己的背叛悔恨不迭，但已为时过晚，破裂已无法弥补。然而，世上的一切都不可能阻抑帕拉赛尔修斯高傲任性的行为，相反，朋友的叛离只能使之愈演愈烈。他很快又踏上了浪迹天涯的旅途。他常常是贫困交集，一文不名，有时还得靠行乞度日。

他38岁时，一种性格上的变化在他的文章中显露了出来：他的作品除了医学论文外也出现了哲学的文章。用“哲学的”这个词来形容他的精神现象并不恰当——确切的词应该是“诺斯替教”

(Gnostic)。这种精神上的明显变化一般在人过中年之后出现，可以把它描述为精神流的一种逆反。这种方向的细微变化在表面上几乎没有明显的表现；在大多数人身上，这种变化如同一生中所有重要的事情一样，仅发生在意识阈之下。在那些大思想家的身上，这种变化常以一种从理性向思辨或向直觉精神转变的形式自我显示出来，例如牛顿、斯韦登伯格和尼采等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就帕拉赛尔修斯而论，两极之对峙的程度还不那么显著，尽管已足以引起注意。

在略述了他的生活环境和一生的盛衰之后，我们即可观察帕拉赛尔修斯精神生活的一面。现在我们可以进入一个观念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一个现代人来说肯定显得黑暗无比，不可捉摸，除非他对中世纪后期的思想有一些专门的了解。首先，帕拉赛尔修斯——尽管他对路德十分崇敬——至死仍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这与他的异教的哲学大相径庭。人们很难想象天主教的信条是他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也许天主教显然是他根本无法理解的事物，所以他也从来没有对此进行思考，否则他必然会在教会和自我感情上陷入困境。帕拉赛尔修斯毫无疑问属于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可以将理智和感情截然分开，因此他们可以愉快地用理智去思考问题，而不用去冒任何与感情上坚信的事物发生冲突的风险。当一只手不知另一只手在做什么时，那的确是莫大的欣慰，想要知道两手相撞后会产生什么后果也是一种无聊的好奇心——这是那个奇特的时代的典型特征，这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及16世纪的高级教士阶层的思想一样令人迷惑难解。正如在艺术方面，当一种欢快的异教主义在教会的衣冠之下出现之时，在学院派争吵的幕后，一种异教的精神便在新柏拉图主义和自然哲学的复兴中兴盛起来。这个运动中的领袖人物，特别是人文主义者马尔西里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的新柏拉图主义给帕拉赛尔修斯造成了影响，他同样也影响了当时很多追求“现代化”的思想者。最能反映当时这一富于爆炸性、革命性和未来性的精神的

特征(这一精神将新教主义远远地甩到了后面,并预示了15世纪的革命)的是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Agrippa von Nettesheim)在《怀疑与科学的无用》(1527)一书中提出的训言:

阿格里帕对谁也不宽恕,
他目空一切,他无所不知,他一无所知,他哭,他笑,
他动辄发火,破口大骂、吹毛求疵,
他是哲学家、魔鬼、英雄、上帝、他无所不是。①

一个新的纪元来临了,教会的权威土崩瓦解,随之一同消失的是哥特时代人们形而上的信念。然而,在拉丁语系国家中复古的倾向以一切形式长驱直入之时,野蛮的日尔曼语系的国家非但没有重返古典时代,相反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立刻屈从于原始的精神体验,这一屈从是以伟大而杰出的思想家及诗人、诸如迈斯特尔·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阿格里帕(Agrippa)、帕拉赛尔修斯、安格鲁斯·西尔修斯(Angelus Silesius)和雅各布·伯梅(Jacob Boehme)等人为代表的。他们无一不以反传统和反权威的激进语言表现了他们原始而有力的独特见解。在这方面,除了贝姆以外,大概帕拉赛尔修斯是最具破坏性的叛逆者。他的哲学术语是那样的与众不同、那样的随意武断,以致于在文体的偏执和浮夸方面使得一切诺斯替教的“有力的词汇”黯然失色。

与诺斯替教中的创造世界者②类似的最高宇宙法则是伊里亚斯特(Yliaster)或希拉斯特(Hylaster),这个词是由物质(hyle)

① 原文为: Nullis his parcat Agrippa,
Contemnit, Scit, nescit, flet, ridet,
irascitur, insectatur, Carpitomnia,
ipse philosophus, daemon, heros, deus et omnia.

② demiurge, 柏拉图哲学用语,意为创造世界者。

和星(*astrum*)两个词复合而成的。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为“宇宙的物质”。它也象毕达哥拉斯和昂佩道克利斯(*Empedocles*)或者斯多噶学派的海马尔梅因所说的“一”(one)的概念——一种对物质或能的本源的原始观念。希腊与拉丁语的构词方法不外乎是一种文体时髦华丽的词藻，一种曾使苏格拉底前派心向神往的远古观念的文化虚饰，尽管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是帕拉赛尔修斯从这些人那里承袭了它们。这些原型意象本来就属于人类，它们会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出现于任何人的心目中，只要具备使它们重新出现的理想条件。使它们重视的适当时刻往往是当一种特定的世界观濒临瓦解之际，此时，为生活中重大问题提供最终解答的一切准则皆被一扫而光。事实上，当所有被根除了的神在人身上找到归宿时，人就应该大声疾呼：“我自己就是哲学家、魔鬼、英雄、上帝、我无所不是”；而且，当一种赞美精神的宗教行将消失时，便会有一种创造性事物的原始意象取而代之，这些完全符合心理公式。

帕拉赛尔修斯的最高法则和基督教的观念有着天壤之别，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精神上的法则是次要的，它来自于物质，即：“宇宙的灵魂”、“理念”、“伟大的神秘”或“大循环，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不可眼见的、不可感知的事物。”万物都以柏拉图所说的原型的形式包含其中。这种原始的观念也许是通过马尔西里奥·费奇诺灌输给帕拉赛尔修斯的。*Limbus*是一种循环。有生命的世界是一种更大的循环，人不过是*Limbus minor*，即一种更小的循环。他是微观的宇宙。其结果是，世间万物内外无别，上下不分。在大的和小的循环之间，“对应”主宰着一切。对应这一种观念在斯韦登博格提出的“最大的人”，即是巨大的人格化宇宙的说法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帕拉赛尔修斯的概念比较原始，缺少人格化的倾向。在他看来，人和世界都是有生命物质的聚合，这种观点与后来在19世纪中出现的科学的概念如出一辙，只是帕拉赛尔修斯是以原始生命力的方法看待问题，而没有机械地从惰性的、化学的方面思考而已。在他看来，大自然中充满了巫

师、梦魇、娼妓、魔鬼、气精、水中精灵等等。他所经历的精神上的复活同时也是大自然的复活。科学唯物主义关于一切具有灵魂的事物均会死亡的观点远未出现，但他为此开拓了道路。他信守自己原始的观念，他虽仍是一位泛灵论者，但也已经成了一位唯物主义者。物质作为广布宇宙的东西，与注重有机体，即与精神的观念完全对立。气精和水中精灵的世界很快就消失了，只是以后在心理学的领域中重新出现。此时，人们不禁纳闷，为什么这样的古代真理竟会被人忘得干干净净。然而我们总是本着这样一种更为容易接受观念：我们不懂的事情便不存在。

帕拉赛尔修斯的世界，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是由有生命分子或事物的存在构成的。疾病也是事物的存在。同样，属于事物的存在的还有存在星辰、药物、天性、精神或理念。当时，瘟疫横行，他在一封给国王的信中解释说，瘟疫是由出生于妓院的娼妓引起的。存在也是另一种“精神的存在”。他在他的《评论书》(Paragranum)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疾病不是身体，因此必须用精神来治愈精神。”他这样说的意思是根据“对应”的原理，对每一种病症都有一种自然的良药，可以用它作为治疗对应的病症的特效药。出于这种理由，他并没有从临床或解剖的角度对疾病作出描述，而是以特效药的名称来说明病症，例如，有一种病叫酒石病，这种病可以用与它对应的特效药治愈，这种药就是酒石。因此，他对植物外形特征的理论倍加赞赏，当时这种理论似乎是民间广为流行的治病理论之一，为助产婆、随军医生、巫婆、江湖骗子和刽子手的拿手戏。根据这种理论，一种枝叶形状酷似手的植物便可治疗手部的病痛，其它同理。

在帕拉赛尔修斯看来，疾病是“一种自然的生长，一种精神的和有生命的事物，是一粒种子。”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对他来说，疾病是生命之正常的必需的组成部分，是与之共存的，它绝非我们今天所愤然痛斥的“异物”。疾病和存在于大自然中的治病的良药情同手足，治病的良药也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它们与自然的

关系如同疾病和人的关系一样，相辅相成。就这一点而言，一位现代的医生可以握住帕拉赛尔修斯的手并对他说：“我虽不认为这就是真理，但它离真理已经不远了。”帕拉赛尔修斯说，整个世界就是个药房，上帝就是药房的老板。

帕拉赛尔修斯具有一种时代变革之际的人们常有的典型思想，他的探索和思考的智慧摆脱了他的情感依然依附的精神世界观。教圈以外无幸福——这种说法对那些由于自己精神的转变而摆脱了传统神圣意象魔圈的人是非常贴切的最高评价。作为最高的真理，这种神圣的意象封闭了视野：他失去了令人感到舒适的成见，他全部的世界被粉碎了，但又不知道事物的其它法则。他变得贫乏枯萎，像孩童一样无知，他对新的世界全无了解，他只能很吃力地回忆起潜藏于他的血脉之中的人类远古时代的经验。一切权威全都离去了，他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在其漫长的旅途中，帕拉赛尔修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甚至不放过污秽不堪的源泉，因为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实用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他对这些原始的素材不抱成见，一概加以接受同时，他尽量从自己的原始精神的黑暗处汲取有用的东西，从而为他的工作建立基本的哲学观念。他收集了那些存在于芸芸众生最阴暗的迷信思想中的异教信仰，用原始的泛灵论取代了基督教的精神。这个学术造诣极高的帕拉赛尔修斯创立了一种与基督教的原型毫不相同、却与教会的天敌——诺斯替教派的思想更为相象的哲学，象反对一切权威和传统的无情的改革者一样，他也倒退到曾被自己抛弃的事物的一边，并且进入一种毫无生气的、彻底毁灭的停滞的危险状态。然而，也许由于在他的理智向深远发展，向过去探索的同时，他的感情仍然依附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因而也就避免了这种彻底倒退的后果。多亏了这种不能容忍的对立，倒退才变成了进步。他从不否认他的感情所信仰的精神，但他又在此之旁竖起了一面物质对立原则的大旗：地相对于天、自然相对于精神。因此，他不是一个盲目的破坏者，不是一个如同